

“大地文心”采风作品赏析

右玉种树,年年都种,一年又一年,如今种了70年。

沙窝里长大的娃娃王德功说:“70年前那风啊,春天要刮4个月,秋天要刮4个月,就像成群结队的骆驼一样,呼呼的,一高一低就过来了,哎呀呀,没法儿躲。”

风刮过的地方什么都留不住,草不生树不长,只有满地的沙子,以及掩埋的沙里的白骨。娃娃们夜里跑过的时候,那闪闪灼灼的“鬼火”会紧追着娃娃的脚步,吓得人魂飞魄散。

右玉这名字,听起来像是一个美妙的女子,但过去它只是一片荒凉的不毛之地。

右玉现在在山西朔州,古来雁属雁门郡,是兵家必争的西北要塞,重镇杀虎口便是贯穿东西要道的咽喉。历代纷乱的战火焚烧尽大地上的草木,风沙一层层掠去越来越薄的土壤,剩下的尽是裸露的沙子,这片内蒙古毛乌素沙漠只有100多公里的地方逐年沙进人退,有外国专家曾经建议全县整体迁徙。

1949年10月23日,新中国刚刚建立,还来不及抹去战场硝烟便来到此地担任首届县委书记的张荣怀,登上了右玉的风神台。这风神台一直是右玉人心中最大的寄托,每逢风沙肆虐时都要到此拜求,请风神行好,不要刮走了好不容易种下的一点藜麦、谷子和豌豆。

而张荣怀不是来拜风神的。这位曾经战场上的指挥员面对全县人民发出了植树造林、治理风沙的号召,掷地有声道:“右玉想要富,就得风沙住,要想风沙住,就得多种树,要想家家富,每人十棵树。”

他带头甩开膀子,在沙地上挖好一个个树坑,从几里地外的苍头河挑来河泥,倒进沙坑垫底,再放进小小的树苗,围根,填土,浇水。

沙堆里种树真不容易,刚刨出的坑,不一会儿就被沙子埋住了。只能边刨边栽,沙子不停地往下陷,得手快眼疾,镐头铁锹施展不开,就用双手刨;一个人不行,就围上几个人一齐刨,七手八脚地刨出坑,赶紧垫上河泥、放下树苗,这才松了一口气。

栽活一棵树比养大一个娃还要难,这话一点不假。眼巴巴的,天天瞧,月月盼,头年种下的树眼看伸直了腰,长出了绿叶,可还没来得及笑逐颜开,秋来一场拔地而起的大风,冬来一场严酷难当的霜冻,一片片地就都倒下了。

好男儿,好女子,不流泪不伤悲,第二年重新再来。

春风吹拂的时候,再次挖坑、挑泥,放进小树苗,围土、浇水,那些希望的目光注视着种下的小树,期盼它们生根长大,绿树成林……这就是右玉人

做不够的梦。

再到秋去冬来,幼苗仍然大片倒伏,但终于有了顽强活下来的小树,它们才真的成为右玉人的孩子,懂得把根深深地扎下去,再扎下去,直到能吮吮到大地母亲的乳汁。

生命的奇异在这里呈现,每一年都有新生的小树在狂风中摇晃,它们在荒漠里如兄弟姐妹般相互依靠,甚至在地底下的树根也紧紧相连、盘根错节,以抵御风的撕扯。最后,一棵、又一棵小树终于站立稳当了,在沙丘上、荒砾中、沟洼里、山梁间,它们让右玉人欣喜若狂地站直了。

哦,孩子。你们就是右玉人至爱的孩子。小树们与生俱来地懂得,它们的生命来自于那些长年在沙坡上啃窝头、喝凉水的人们,他们浇灌给树的不仅是从远处河流肩挑背驮而来的清水,还有不停流淌的汗水,有他们热乎乎的青春,携带着酷爱家园、守土有责、世代相传的基因。

因此右玉大地上的树,注定不是温室里的花朵和盆景,右玉人有多顽强,它们就有多么耐寒耐旱耐风霜;右玉人有多执着,它们就会有多么努力地扎根与生长。

70年里,右玉人把种树作为第一要务,一届又一届县委书记、县长从来没有放弃或松懈,不断传递着绿色的接力棒,只有起点,没有终点。“换领导不换蓝图,换班子不换干劲”,一任接着一任干,一棵接着一棵栽,他们为种树倾注了人生最精彩的智慧才华。

如今人们的记忆中,右玉种树,就像电影回放,多少次风生水起,多少次活色生香:从解放初首次进行绿化造林的全县规划,发放林权证;到部分村庄试种成功果树林,“哪里能栽哪里栽,先让局部绿起来”;再到治理40里黄沙洼、重点流域和山丘,营造大型防风林带,兴修水库;飞播牧草、堵风口、建林带,引进草木樨种植、杨树插条……这每一个回合都蕴藏着无数难忘的奋斗。

改革开放40年里,右玉种树更是加快了步伐。眼见着办起了林业专科学校、沙棘研究所、造林基地;进一步退耕还林、封山育林、更新改造残林,扶持个人营林;构筑以“绿化带、生态园、风景线、示范片、种苗圃”为重点的生态保护网络;实行“新型煤电能源、绿色生态畜牧,特色生态旅游”。

一年又一年,荒原沙丘不停地变化着,当年人们梦想中青青的田园,郁郁葱葱的森林,鸟语花香的塞上绿洲,竟然一步步全都变为现实。右玉从解放初森林覆盖率不到0.3%,到如今达到54%,大大超出了全国甚至全世界的平均水平,被誉为“国家水土保持生态文明县”,当选联合国“最佳宜居生态县”。

初秋时节,我随生态环境部宣教司联合中国环境报组织的“大地文心”采风活动来到了右玉,目光所及之处,辽阔祥和的塞上田野如诗如画,深浅不一的嫩绿苍翠由近至远,一阵阵含着草木芳香的清风吹来,让人心旷神怡。

经过的道路两旁,密密的小树林见不到首尾,小老杨、沙棘、樟子松……这些北方树种昂然挺立,在右玉大地上骄傲地显示出坚韧不拔的品质。一排排杨树大都已有六七十岁树龄,但看上去还不足10年,因此人们爱惜地叫它小老杨,它们是第一批为右玉遮风挡沙的勇士,历经最难熬的岁月,虽然矮小瘦弱但并不垂头丧气,在一片蓬勃的绿色中倒显得十分朴素和谦廉。

或许,这也是右玉人的品格。

已是秋高气爽,但右玉的树丛中、原野里到处仍可以见到怒放的金黄,紫的、粉的、淡黄,开得娇任性,无拘无束。这是个风和日丽的好日子,右玉县城的大街上开来一溜婚车,打头的车前堆满了鲜花,后面跟随的车队飘着一串串红色的汽球,车队在宾馆门前停下,走出一个个打扮时尚的年轻人,小伙子西装革履,姑娘们长裙飘飘,他们气色红润,喜气洋洋。

我不由想起那位曾经从鬼火旁跑过的娃娃王德功,他眼下已年过七旬,他的青春是在种树和饥渴中度过的,今天年轻人所能享受到的滋润和美好,正是他们当年的梦。

那些种树带头人心中不念个人得失,只念造福子孙,带给人们深深的感动。功成不必在我,需要境界和定力,需要长期甘于奉献的付出。

在右玉绿草如茵的南山公园里,如今耸立起一座红黄蓝绿构成的纪念碑,碑座由黑色大理石镶嵌而成,上面刻着右玉种树的词赋,还刻着一批绿化功臣的姓名:伊小秃、安贵成、刘德富、祁三、李枝、吴连喜……他们都是普通的农民。“历届县委书记县长的名字一个都没往上刻。”王德功说:“他们说树都是人民群众种下的,要刻就刻群众代表的名字。”

没有留下姓名的种树人还有很多很多,有种了一辈子树的,有不种树心里就不踏实的,有背着娃娃种树的,有打工回家赶着种树的,有把挣的钱全都买了种树的,还有,还有……那辽阔的原野上一棵棵绿树正是他们骄傲的身影,也是为他们而立的绿色丰碑。

右玉种树,好比精卫填海、愚公移山,70年来不仅种出了一方绿色,更是种出了一种知难而进、艰苦奋斗、久久为功、利在长远的精神。它们将伴随这绿色浓郁的家园,成为子孙后代最为珍贵的财富。

右玉种树

叶梅

作者简介

叶梅,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著有小说、散文、报告文学等多种,近期作品有小说集《歌棒》,散文集《根河之恋》《美卿,一个中国女子的创业奇迹》《强国重器》等。



满卷书香

听黄河回响
寻溯文明之根

◆胡艳丽

别人都奔大城市,他却去农村。别人都在忙自己的创作,他却为了民间艺术而无暇自顾。在上世纪80年代,国内一位导师级的艺术家、教授,用时4年带领考察团队,14次奔走于黄河流域,拜会民间艺人,深入乡间田野,搜集民间艺术的断章碎片。他们拍摄、整理了数千张图片,整理20余万字的书稿,将一批深藏民间,有数千年历史之久而日渐消逝的中国民艺重新推向了世界。

他就是杨先让,从民国走来的艺术大家,中央美术学院民间美术系的创建者之一。他的这部《黄河十四走》,既是为民间美术系创系教学所完成的实地考察作品,也是一部向中国数千年黄河文明致敬,寻溯中华文明之根、艺术之根的巨著。

此时,距此套书的第一次出版,差不多过去了近30年的时间。此次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再版,又增补了大量文字及图片内容,已80余高龄的杨先让先生再次亲笔撰写了对民艺考察的后续文章。

有些读者见惯了艺术中的“阳春白雪”,见惯了精雕细琢、雍容华贵的殿堂艺术,初看这套书中的图片,或许会有一种由城市进入乡村的感觉。有些民间艺术看上去简单幼稚,它们不符合各种所谓的美学原理,不讲比例,粗犷、奔放,天马行空。比如贺兰山发现的岩画,反映的都是人类最原始的繁衍渴求;在山西河曲发现的兽面瓦,造型各异,但共通之处都在于稚拙之气溢于言表,却又经久耐看,仿若浑然天成。

其实,艺术本就不该有高低贵贱之分,当我们摘掉有色眼镜,

剔除艺术偏见,再去欣赏这些带着稚朴气息的民间艺术,你会发现简单并非意味着别无深意;粗犷未必意味着情感粗糙;那些流传千年,却仍然保持着童稚时期形态的民间艺术品,恰恰证明着这种艺术持久的生命力。

在这本书的最后,杨先让提笔书写了山东泰安皮影艺术。这撑杆操作外加吹打弹唱的全套民艺表演,可不是一套皇家乐队的装配,这里所有的操作仅由一人完成。民间老艺人范正安腿脚并用,声形并起,小鼓小钹节拍协调,唱腔苍老有力,帘幕后他一人掌杆耍着皮影片子,完成一出完整的传统民间故事表演,确实堪称“难以想象的艺术”。

这套绝活的形成,绝非天赋,而是因为当年的民间艺人,为了讨生活,为了节省人力,而不断改进艺术表现形式,不断发掘自身潜能,在代代改良与传承中形成的这门民间艺术瑰宝。可惜的是,现代的各种造成艺术,“小鲜肉”审美,加上炫酷的灯光音响效果,已经让有深厚历史人文底蕴的传统艺术难有立足之地。

杨先让考察、欣赏、记录民间艺术,有他自己的思考。他以朴素赤诚的情感面对有关民间艺术的一切,正因有这样的情感充沛其间,才令这部怀旧的民艺之书,有了满满的精神元气,有了超越典籍、超越史料的丰满生命。正如杨先让所言,“为了复兴中华民族文化艺术的元气,为了寻求使中华民族的文化艺术赖以生存的不朽精神,就必须走向民间去”。

这本《黄河十四走》,既是民间艺术的发掘之书、记忆之书,此时也可称之为一部怀念之书。在百年后,这或许就是中国黄河流域民间文化的绝唱。



图书:《黄河十四走》
作者:杨先让、杨阳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8年7月

“大地文心”采风作品赏析

雁北三章

旷野上的蓝鲸

◆成向阳

曾经,我来过这片旷野。

这昔日乌金暗伏的寂寥大地,这因千万盏矿灯的照耀而被惊醒并长久沸腾的大地,这在千万人的嘶喊中因一夜之间向着地心沉陷而被眼泪灌满了哀愁的大地。一连两次,当我在不同的季节抵达,它都向我的视野深处输送灰黑色的伤口。

曾经,我想来这里寻找那些昔日采煤者的后裔,想找到一两个来寻找祖宗坟墓的迁徙者,或者是那些在矿场周边留下来的人。他们被辛劳与悲哀镌刻的皱纹边缘,他们燃烧的炭块一般灼热而疯狂的瞳仁深处,必然存留着这片大地已然消退的记忆。

然而,除了雁北圆滚滚当头直射的太阳与横扫而来携带金属质地的风声,什么

都远遁了。

曾经,这里鲜有喜鹊的鸣叫,鲜有野兔的踪影,甚至也没有花开时一只蜜蜂试探式的访问。

一个热爱自然的人来到这片旷野,那感觉,就像一个失望的渔夫正抱着残破的船板浮向更无希望的深海。

但终于,时间再一次孕育了它的可能,这片旷野再一次刷新了人类对于自然的信念。

它,神奇地复活了——

当我再次抱着生命会重生的希望来到这里,在这片昔日沉陷的旷野上,那自然无限的能量已在大地不断抬升的寂静中豁然呈现。你看,就在你惊讶中睁大的双眼前,仿佛一匹巨大的蓝鲸,在旷野的绿海中斩浪浮游。

这巨鲸,它是如此之大,它从天之尽头绵延伸展过来,一瞬间进入并漫过了你的想象,它朝着天地的另一头迤迤远远的轮廓与体积,正与眼前这片无垠的旷野相称。这绿浪间浮升的巨鲸,像是从蓝天的高处漫游过来,携带着太阳熠熠的光芒。那方块游弋的白云,是它吞吐出的浪沫,那旷野呼啸的风声,是它经行时尾鳍的一小次颤动。

这旷野上蓝色的巨鲸,它是如此超出了一个观察者的想象。你看,这蓝色巨鲸看不见的体内,已蕴积出源源不断的光伏电火。

你看,这蓝鲸,它是如此活跃,又是如此骄傲,在层叠的绿浪中,它以领跑者的姿态,携着光带着电,在旷野不息的风声里,正越过了另一重山岗。

不然,为什么当接近火山时,我竟然有被吸附而回到原初之感?就像一颗带铁的心,重新回到了它黑沉沉的矿脉内部。

我是怀着怎样的心情,在这秋日的黄昏背着一颗太阳走近那沉寂的火山群啊!当终于登上山野中心的平台,四面的火山便向我的眼俯涌来。一刹那间我很恍惚,只觉得自己正站在一个岛屿的边缘,看四面黑浪翻涌。当那蓝黑色的波峰向极高处隆起成形,便被莫名的力量凝固为一座座火山的样貌。

我在火山的对面坐下来,让繁杂的内心向着大地无声地诉说与汲取,让那大地的回音透过绿色植物的枝干上来拓展我灵魂的边际。直到最后,太阳最后的余晖一霎时覆盖下来,覆盖住火山,也覆盖住我。我看到,那即将陷入夜色笼罩的火山,忽然一跃而上,用山脊上的植被一把揪住了夕阳之光最后的红色发辫。

从此,我拥有了一个难言的迷梦,在黄昏,在旷野,当风声响起,我便登高持炬,在夜色来袭时,点亮身后沉寂千年的火山。

在云冈

在天国的恢弘想象里,我想做你身边的一缕忍冬。

那些壁上雕凿的石窟,是时间洞明一切的眼睛,在穹窿形升起幽暗处,它正透过佛的面容垂视我过路的肉身。

在云冈,仰面观佛时我的羞愧总是这样呼之欲出。

当几乎所有路人都将手机的摄像头对准你的时候,石头高处大慈大悲的佛啊,请宽容,请允许我只用一双睁大的眼睛潦草地完成一次朝拜。

佛啊!你多么美,多么神圣。你在这云冈的石头内部托举成形的信仰,有素陶与年久的骨质一般慈祥的颜色,你因时间而生出的细腻的小孔也与骨孔相似,都以一种神秘而温和的声音牵引我的心跳。我作为人的惭愧,正在一次一次的举目仰视中,以块状凝聚,以气态蒸腾。

当窗外的梵铃隐隐响起,当那两只白鸟将自身飞翔的影

子朝着大地投掷,我消散的思绪又在瞬间上升,成为这大地之上蓝天深处的一缕游丝。

而那些石头的粒粒微尘与佛无声的训导,已随呼吸融入我的体腔,与那石板上溅起的足音一起,在象面石雕的凝视中被带往山岗之外。

山岗之外,雁北的大地何其寥廓,而我过客的一颗心,仍是柔软一隅。

它依旧保持幽暗的本质,依旧被惭愧与人间的哀愁浸透,只因你无声的垂视与温和的抚慰,它柔情的小孔开出了诸语的颜色。是的,在佛的注视下行走,我的一颗心啊,已像莲池中游水近岸的鸭子一般,在云冈的蓝天之下嘟嘟哝哝地拍打着湿漉漉的翅膀,想被那得道的白云带走。

而云冈,正像这蓝绿辉映的大海中一艘崭新的大船,载着诸佛的慈悲与众生的希冀,带着我湿漉漉的内心,驶向极乐的彼岸。